唐代西域诗的民俗特征

唐成英
(新疆职业大学 传媒与设计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3)

摘 要:唐代西域诗是对西域生活的真实写照,尤其对唐代西域民俗有着比较全面的反映。这种风俗的反映,不仅创造了唐代西域诗的独特魅力,也创造了唐代西域诗的独特风格。通过对唐代西域诗中所反映的西域音乐、舞蹈、人群生活方式等的研究,探讨了唐代西域诗中民俗特征的丰富性与典型性。

关键词:唐代;西域诗;民俗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49(2013)01-0039-05

一、民俗,民俗特征

(一)民俗的含义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于人民,又深藏于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民俗,总是受到民族经济生活、民族社会结构、民族心理、信仰、艺术、语言等文化传统的多方面制约,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特点。

(二)民俗特征

西域的民俗特征,源于西域民众生活,是西域民众心理深层次的文化反映,它与该地域民众所处的自然与历史环境紧密相关。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地域文化。由于西域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带,游牧与绿洲生活为其主导,再加上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西域民俗的根本属性表现为游牧与绿洲民族的模式化、类型化特征。所谓模式化即不是个别的,自然是在一定范围内群体共同创造或接受并共同遵循的,这是民俗的集体性特征;模式化的另一面也必定不是随意的、临时的、即兴的,而通常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这就使得西域民俗具有传承性、广泛性、稳定性的特征;一次活动在此时此地发生,其活动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诸实施,它就不是民俗;只有活动方式超越了情境,成为多人多次同样实施的内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传、代代相传的民俗。再者,西域民俗又具有变异性。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权威,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原版模样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表现为个人的,也表现为群体的,包括职业群体的、地区群体的、阶级群体的,这就出现了民俗的行业性、地区性、阶级性。如果把时间因素突出一下,一代人或一个时代对以前的民俗都会有所继承、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种时段之间的变化就是民俗的变异性和时代性。

比起中国西南地区民俗的多姿多彩、极富情调来讲,西域生活群体的民俗更多地表现出热情奔放、欢快、勇敢的特征。这种民俗特征体现在西域民族的吃穿住行里,体现在他们的音乐、舞蹈等生活的细节之中。这种浓郁的文化民俗特征,只有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的文人墨客才能在笔下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唐代西域诗多是描写西域的军旅生活、大漠风光。唐代有五十余位诗人创作过与西域边塞相关的诗歌,总数约一百四十余首。这五十余位边塞诗人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有着丰富的西域边塞生活经历,如岑参、来济、骆宾王、萧沼、张谓等人;二是仅短暂

收稿日期:2012-07-30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106)
作者简介:唐成英(1963-),女,湖南道县人,副教授,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新闻、中文研究.

游历或出使过西域边塞，如王昌龄、张枯、王之涣、王维、李颀等；三是没有到过西域，道听途说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三类诗人，除了在其诗中大量描写西域异域风光、展现战争场景之外，还有许多西域诗用汉族诗人特有的眼光对西域的民俗风情做了详尽的描写，再现了当时西域土地上各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场景。

二、“琵琶”、“羌笛” “胡笳”——唐代西域诗中的音乐标志

在唐朝，羌笛、胡笳、琵琶、胡琴、角等胡乐器成为唐代西域诗中常见的乐器。羌笛、胡笳、羯鼓、箜篌、琵琶、篥等乐器均来自西域，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成为唐十部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西域诗中“琵琶”、“羌笛” “胡笳”是提到次数最多的乐器。这些乐器之所以能在军旅中流行，一是由于它们所演奏的音乐最能体现军旅的生活情感；二是这些乐器携带方便适合军旅生活。

唐代流行的琵琶有两种即五弦琵琶和四弦琵琶。东汉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说：“枇杷本出于胡，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也，时因以为名也”（这里的枇杷，去掉木字旁，加上琴字头，就是现在所称谓的唐诗中的琵琶）。李峤的《琵琶》诗云：“本是胡中乐，希君马上弹”。

琵琶这名字在秦汉至隋唐时期，曾经是多种弹拨乐器的统称。它们形状相似，大小不同，象柳琴，月琴，阮等等，都可以说是琵琶类乐器。因弹奏时有“批”，“把”两种技法，故而得名。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写道：“以手批把，谓之琵琶”。唐代西域诗中有许多诗句涉及到“琵琶”：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诗中提到的“琵琶”之声，我们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已早有领悟，所谓“大珠小珠落玉盘”，既能柔声细语，又能急促悲亢。王翰在诗中描写的是边地将士开怀痛饮，一醉方休的情况。伴随着琵琶催人出征的琴声，“醉卧沙场”所表现的不仅是战士的豪放，开朗，更是他们视死如归的勇气。这里的壮酒送行，伴以琵琶军乐声声应是当时习俗。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岑参诗表达一种扫除边患，保家卫国的愿望。但这里的琵琶之声更多的思乡之声、幽咽之情。“公主琵琶幽怨多”（李颀《古从军行》），由这些诗句可以看出，琵琶之声也是西域军旅生活中一种常用的抒发离愁与思乡之情的音乐。

羌笛也叫胡笛，陈钟凡在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序》指出：“羌笛又叫横吹，六朝叫做胡篪，隋唐叫做横笛，又叫做羌笛。”《风俗通》记载：“汉武帝时，丘仲作尺四寸笛后，更名羌笛焉。”这些资料说明，羌笛的出现很早，到了唐代它已经成为塞外胡地的常见乐器。学者一般认为羌笛是少数民族或是军队中兵士所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乐器。胡人吹奏的笛曲有音色悠扬的奔腾之感，也有清冷、寂寞，哀婉之音，多数带给人无限伤感与哀怨。羌笛这一乐器作为意象，其悠远、悲壮苍凉的冷色调弥漫在唐代西域诗中。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凉州词》

黄河、孤城、群山勾勒出塞外戍地的凄清荒凉，荒凉的背景下，玉门关外的戍边人，远离故土，常年苦寒，即使春风都吹不到这蛮荒所在。这里一个“怨”字用于“羌笛”和“杨柳”之间，使塞外的荒凉气氛更显悲壮，增添了凄冷的色彩。冷寂蛮荒的背景下，一管羌笛吹奏着凄凉、哀怨的《折杨柳》曲，传达出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悲凉的心境融合在幽怨凄冷的笛声中了，苍茫与悲凉中，表现了极其阔大的境界。可谓“一语不及征人，而征人之苦可想。”（《汇编唐诗十集》）

胡笳本是西北少数民族的乐器，后来传入中土，在军中经常使用。胡笳吹奏的多是少数民族乐曲，因此，许多胡人听到它的声音就感伤落泪，产生思乡之情。胡笳也是一种军中乐器，它又用于鼓舞将士的斗志。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诗人从对胡笳悲壮之声的描写中透露出对友人的惜别之情。前四句，写胡人吹奏胡笳情形，充满异域情调，而楼兰军士听了也不禁“愁杀”，足见其声之悲戚。中四句，写胡笳流行的边地环境，从萧关到昆仑，胡笳包容了辽远广阔的背景，而其时正值“八月”、“断草”之时，更添萧瑟氛围。末四句点题，于胡笳声中送别，既情寄陇山，又预想友人边城愁梦。结以“谁喜闻”之问句回应开篇“君不闻”之问，胡笳之声贯穿全篇，成为情感抒发的载体。

除了羌笛、琵琶、胡笳之外,“角”也是唐代西域军旅中常奏的乐器。

“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李益《听晓角》)“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岑参《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从以上诗句中,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到角这种乐器苍凉幽怨的特性。

唐王朝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据载开元天宝年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进唐境历两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资治通鉴》)。以当时唐帝国这样一种开放的胸怀和与四方交融的文化心态,致使以上这些来自异域的“琵琶”、“羌笛”、“胡笳”等乐器以及其所带来的音乐风潮已盛行于当时的长安城。由于唐代西域诗中所反映的多是军旅生活以及当地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军旅中士兵队伍也有许多是多民族(包括西域民族)组成的,因此,既易于携带,又适合于在马背上、行军帐篷随行弹唱;同时还受到士兵习惯上偏爱、可以自娱自乐、表达乡愁、斗志以及欢娱等多种情感的琵琶、羌笛、胡笳等乐器及其音乐就流行起来。由“琵琶”、“羌笛”、“胡笳”这些代表西域民俗音乐的唐代西域诗也丰富起来。

通过对以上唐代西域诗的文本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唐西域诗中表现其民俗的音乐、乐器自身特有的音质,唐代西域诗常常用琵琶、羌笛、胡笳等胡乐器及音乐作为意象,出现在苍凉、清冷、荒凉的军旅生活及西域本土生活的背景中;以其曲音幽怨苍凉的意象特征,展现出戍边将士的家园之思,异域之奇、报国之切,同时传达出唐西域诗悲壮的美。

三、胡旋舞、胡腾舞——唐代西域诗中的舞蹈标志

唐代舞蹈主要分健舞、软舞两种,健舞主要表现矫健之美;软舞主要表现柔和之美。《胡旋舞》属于健舞。胡旋舞起源于西域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汗一带)。《隋书·音乐志》(卷十五)载:“康国伎,起自周武帝聘北狄为后,得起所获西戎伎,因其声”,说的是北周天和三年(公元 568 年),周武帝宇文邕迎娶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公主为后,可汗将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胡腾舞)组成的庞大演出团队送给长安的事件。白居易《胡旋女》一诗中曾提到“胡旋女出康居”。

“胡旋舞”以旋转为主,故名胡旋舞。《新唐书·礼乐志》(卷二十一)载:“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胡旋舞的特点是动作轻盈、急速旋转、节奏鲜明。胡旋舞是因为在跳舞时须快速不停地旋转而得名的,在今日维吾尔族舞蹈中仍然是其主要特点。白居易《胡旋女》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全唐诗第十三册,4692 页)。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胡旋女的舞蹈动作和姿态以及她的内心情感都和伴奏的音乐旋律、节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旋转时双袖举起,轻如雪花飘摇,又像蓬草迎风转舞。她的旋转,时而左,时而右,好像永不知疲劳。在千万个旋转动作中,都难以分辨出脸面和身体。旋转的速度,似乎都要超过飞奔的车轮和疾徐的旋风。

胡腾舞是从西域的石国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流行于北朝至唐代,当时深得中原贵族赏识,风靡一时。其特点是既雄健迅急、刚毅奔放,又柔软潇洒、诙谐有趣。主要舞蹈动作包括勾手揽袖,摆首扭胯,提膝腾跳,以腿脚功夫见长。“胡腾舞”和“胡旋舞”的区别是舞姿不同,一个是“腾”急蹴的跳腾;一个是“旋”,飞速的旋转,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两种胡舞,都是流传于西域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唐代宗时,河西、陇右一带 20 余州被吐蕃占领,原来杂居在该地区的许多胡人流落异乡,有的以民族歌舞谋生,有的以做边贸生意为生。每当交易谈成时,双方便饮酒作乐,胡人遂趁兴起舞,于是“胡旋舞”、“胡腾舞”在河西走廊一带流传开来,又通过凉州而传入中原,盛行于唐都长安。

唐代西域诗能独树一帜,是创作者以西域的生活为起点的,而在当时的唐王朝,国家繁华与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是分不开的。虽然在唐代,西域诗主要以反映战争场景和大漠风光为主,即便如此,军旅生活由于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组成,因此,在以人为主要生活单元的活动中,看胡旋女的歌舞、观西域男的胡腾舞并借以抒发多样情感就成为与唐代西域军旅生活、习俗以及西域本土生活的必然。

如莲花、舞北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曼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旋右旋生旋风。……——岑参《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

岑参在西域生活的时间最长。诗中所描绘的西域边塞军幕陈设奢华富丽,五光十色,而人们在音乐与歌舞中畅饮的情景,洋溢着与中原汉族生活迥异

的浪漫色彩。那别具一格的胡地舞蹈，更是曼脸娇娥，急旋生风，回裙转袖，恍若飞雪，令人眼花缭乱，如痴如醉。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李端《胡腾舞》

诗中对胡腾舞的舞姿作了精彩的描绘，对“胡腾舞” 表演者的装束、舞姿和音乐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其表演节奏“急蹴”，而动作以蹲、踏、跳、腾为主。其伴奏音乐有横笛、琵琶等丝竹乐器演奏的乐曲。这些特别能显现西域民族风俗特色的舞蹈动作、眉目传情以及舞服饰物在今日的新疆民族舞蹈中仍在延续。

“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胡衫双袖小。”“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刘言诗《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

此诗将胡腾舞蹈者和伴奏、伴唱者做了仔细地描绘。腾、踏、跳、跃，动作粗犷，节奏急促，表现了西域民族豪放、质朴、坚强的性格特征和朴实激昂的情感宣泄，加上胡腾舞中的舞者多有饮酒的情景，动作更加突出，强化了该舞的地域特色。民间又称“醉舞”。今日的新疆一带，伴随着鼓点儿的欢快、热烈，少数民族旋转、欢腾的舞蹈，其生活本质依然是这种民俗的延展。

四、唐代西域诗中衣食住行等其他西域民俗展现

除了音乐、舞蹈之外，西域的衣食住行等其他民俗、民习在唐代西域诗歌中也有较为丰富的体现。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李白《前有樽酒行》) 在诗人笔下，西域胡人女子第一次以这么自然深情的形貌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岑参《赵将军歌》

此诗刻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西域将军形象，表达出赞美钦羡之情。前两句描绘出一幅寒风呼啸的边塞图景，对于“八月即飞雪”的胡天，“九月”更是“风似刀”，极写其寒，而极耐寒的“猎马”也在瑟缩发抖，则进而从寒风的效应上渲染寒的威力。后两句对环境恶劣的渲染正是将军英武之衬托。而将严酷的战争比作赌博游戏，更见将军善战无比。“场场胜”，赢得轻松自如，写得尤为潇洒灵动。

营州少年厌原野，皮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

此诗描写了营州西域青年习惯原野生活环境，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自小善骑射，表现出西域边地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习性，也展现了西域民族的豪放的性格特征。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岑参《胡歌》

……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

在诗人笔下，这些节度使幕中的少数民族将军和西域诸国的首领，或姓氏新奇，或装束奢华，或性格豪爽，他们纵博赌袍，锦筵夜饮，唱胡歌、说汉语。同时也描写了边塞军幕陈设奢华富丽，五光十色的生活特色。诗人大笔勾勒，使这些人物形神栩栩，跃然纸上。

西域文化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内容，军旅生活中的吃、穿、住、行，西域风光、歌舞、人物、服饰、用具都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岑参两次在西北军幕供职，活动地域广阔，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边塞诗人。他的 70 多首边塞诗出现“沙碛、沙、碛”37 次，轮台 18 次，火山 11 次、白草 (现称芨芨草) 11 次，热海 4 次，雪海 3 次。胡虏 29 次。《题苜蓿烽寄家人》诗提到苜蓿烽、胡芦河均在今新疆阿克苏一带，《北庭作》提到盐泽，又名蒲昌海，即罗布泊。《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出现的地名有金山、阴山、雪海、剑河。《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中播仙，指南疆车尔臣河之滨的且末。葱山，即葱岭，指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岑参诗中涉及西域的占 90%以上，其中包括地名、神话典故、人物、物产、习俗。

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更充满奇情异采：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神话，经“好奇”的浪漫诗人加以渲染，更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奇世界。

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写道：“琵琶长笛曲

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归梦何。”(《全唐诗》卷一九九) 诗人耳听胡歌,品尝具有浓郁少数民族风味的佳肴,痛饮西北边塞出产的美酒,尽兴而醉,梦中才感到家乡的遥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民族融合所呈现的这种特点,以及他们感觉、心灵所发生的相应变化。这些都是习于中原生活的岑参眼中的新鲜事物。反映了各族人之间互相来往,共同娱乐的风土人情。

总之,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西域民俗文化,是西域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是西域地区中聚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唐代西域诗人们从西域的生活民情、民俗中汲取养分,创作出许多奇异璀璨的西域诗,不但为后人创造出奇特美焕的艺术意境,反映了西域当时生活的真实本质,西域民俗的特异性;也丰富了诗人们自己的创作领域,在唐诗百花齐放、大家辈出的时代,为后人了解研究当时的西域生活、民族融合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唐诗中研究西域生活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陶文鹏.论岑参诗歌创造奇景奇境的艺术[J].齐鲁学刊,2009,(2).

[2] 马兰,穆伟.胡笳羌笛总关情[J].山花,2009,(6).

Analysis on the Folklore in the Western Region Poem of Tang Dynasty

TANG Cheng-ying

(Media and Design Institute,Xingjiang Vocational University,Urumqi, Xinjiang 830013)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al picture of social life, western region poems present a full-scale reflection on the folk-custom and conditions of local people of western region in Tang dynasty. This created the unique charm of western region poem and developed a school of its own in styl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folklore which was described in the western region poems, such as music, dancing and life style to enrich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region poems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Western Region Poem; folklore

(上接第 30 页)

四、结语

模因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模因论与其它相关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模因作为一种信息或文化单位,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进行复制和传播。翻译本质上也是信息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习语中文化意象也是一种模因。英汉习语中的文化意象模因翻译可以通过保留意象模因、改变意象模因和增减意象模因等方式实现。

参考文献:

[1] 谢朝群,林大津.meme 的翻译[J].外语学刊,2008,(1):64-65.

[2] Blackmore,R. The Meme Machin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7-66.

[3] Chesterman,A. 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7.

[4]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80.

[5]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58.

[6]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161.

Theory of Translation Meme and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 Meme in Idiom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WU N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Zunyi Medical College,Zunyi, Guizhou 563009)

Abstract: Meme is a kind of message or culture unit, which can be spread through learning and imitating. Meme of translation investigates translation issues from the angle of meme theory.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 meme in idiom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an be achieved by way of reservation, alteration, addition and deletion.

Key words: meme; translation meme; cultural image meme; idiom translation